

# 批驳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的谬论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27

# 批駁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的謬論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号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2 字數：73,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本

統一書號：7076·326

定 價：(6)0.30元

## 編者的話

本書所集文章，选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刊物，其中个别文章并經原作者加以补充和修改。

本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教育方針、党对教育事业的領導、党在教育工作中的干部路綫、学校教育中貫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教育以及学习苏联等方面批駁右派分子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批駁个别右派分子的文章。

为了給讀者一个明确的指导，我們將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陆定一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中央教育部董純才副部長的文章，分別編入第一、二兩部分，作为全書的核心。

編者企图通过兩部分的内容，对右派分子在教育方面所散播的毒草，作一次较全面、较彻底的批駁，从而进一步辨明大是大非，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飞跃发展。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未能更广泛地列入批駁右派分子的文章，其中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1958年3月

## 目 录

|                                |            |
|--------------------------------|------------|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 陸定一( 1 )   |
| 決不容許動搖黨對教育事業的領導·····           | 楚 欽( 13 )  |
| ✓在幹部政策上批駁右派·····               | 立 無( 22 )  |
| 堅持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粉碎右派分子的謠言<br>····· | 文 濬( 28 )  |
| 駁斥陳友松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學的誣蔑··          | 顧明遠( 36 )  |
|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的道路·····          | 易 明( 43 )  |
| 反對右派分子破壞我們學校的勞動教育·····         | 蔣懷諒( 69 )  |
| 關於教師負擔問題·····                  | 周 正( 76 )  |
| * * *                          |            |
| 駁斥林漢達的反黨謬論·····                | 董純才( 82 )  |
| 俞子夷的政治立場和教育思想是一貫反動的··          | 祝其樂( 88 )  |
| “插手”記·····                     | 孫家琮( 98 )  |
| 徹底打垮了以顧則夫為首的反動小集團·····         | 王玉明( 104 ) |

##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長、張鼎丞檢察長、彭真副委員長、烏蘭夫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長的报告。

过去的一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偉大轉变的一年。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我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的。我国經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却在經濟上和社会秩序方面沒有发生波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原来預期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这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对于我国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今后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过去的一年，我国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了空前的发展。就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來說，第一个五年計劃实际上已經四年完成。这是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的大胜利。

过去的一年，我們战胜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大災荒。这种大災荒，在旧社会里会引起大量的死亡，会使災区农业生产多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我們却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上这些，我們都做到了，但是我們还不滿足。我們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了这样大的成績，但是工作中还有錯誤和缺

点,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須消除这些錯誤和缺点,以便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动員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設得到更为順利的进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經陸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統的說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詳細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說的經過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說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說八道。他們說,共产党到处是錯誤,天下是漆黑一团,他們說,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政策在內,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統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識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可以看到,人們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兩種不同的态度。絕大多數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場上,来

了解整風運動和黨的政策的。他們真心善意地幫助共產黨，要加強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要把國家建設得更好。只有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以為鴻鵠將至，天要變了，可以向社會主義、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產黨大舉進攻了。

趁着共產黨整風的機會，資產階級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人羣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魚，進行他們蓄謀已久的政治活動。他們積極散布反社會主義的謬論。他們企圖首先奪取民主黨派、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科學技術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領導權，然後進一步奪取全國的領導權。他們企圖鼓動學生鬧風潮，並且作出估計，說學生問題一觸即發。他們以為，學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層去點火，工人職員就會跟着學生鬧事，右派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這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和六教授談話時做出的估計。值得注意的是，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在內，他就是向章伯鈞獻計，說什麼學生問題一觸即發的。一個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長，唯恐學校不亂，究竟居心何在？我們不能不問。

現在，事情已經明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工农羣眾的覺悟程度和知識分子的覺悟程度，過低地估計了工商界的覺悟程度，也過低地估計了各民主黨派中多數幹部和成員的覺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廠里去活動的右派分子趕了出來。右派在農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們反對右派的反動行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但他們在高等學校里充其量只得到大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學生的支持和盲從，隨後盲從的人也紛紛覺悟過來，現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幾個人了。

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条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

三条道路之中，那一条道路对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最为有利呢？当然是和平革命最为有利。我们在宪法总纲中，已经把和平革命这条道路确定下来。为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等待反革命来进行复辟。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我们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第二个根本分歧，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问题，是对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那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

右派认为，资产阶级比起工人阶级来，资本家比起工人来，决不是更差一些，而且还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励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有什么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对斯大林的这个说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比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不比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是错误的。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右派说：工人阶

級領導就是“溝”和“牆”的來源。因此，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應當領導國家，如果領導國家，那就是“黨天下”。因此，就應當反對“黨天下”，實行“輪流執政”，實行“兩黨制”，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

憲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都是人大代表，都投過票贊成憲法。可是他們背信棄義，要來反對憲法第一條。這難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憲法里確定，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據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經驗規定下來的。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我國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或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中間的道路——資本主義的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尚且不能實現，何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還能設想么？

翻開我國的歷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敗。直到十月革命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我國的先進人物才覺悟到，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勝利，因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展開了嶄新的一頁。聯共與反共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綫。所有的反動派沒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沒有不聯共的。孫中山先生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事業就興旺起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

业就被断送，日本帝国主义就敢于来并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后，蒋介石再次进行反共的内战，我国几乎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壮大，所以我们能够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统治，把我国从危急存亡的险境里挽救出来。中国人民在三翻四复的经验中，已经懂得：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中国人民把自己的长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写到宪法里面去。右派的所谓反对“党天下”，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反革命论调的翻版。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在开始叛变民主革命的时候，都说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决不会做反革命，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而已。资产阶级右派说，他们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好心好意的，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两者之间，手法完全相同。

我们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

究竟是无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是骗局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绝大多数民众、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语都见列宁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右派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们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

产阶级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资产阶级只有几百万人，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起资产阶级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内，都是贿赂公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经破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地方。现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有象我们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对极少数的人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专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专政的对象没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问题，但已经不是“民主与专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张“绝对民主”的先生们，你们的所谓“绝对民主”，是意味着不要专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们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没有集中，就犹如没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设想。所谓“绝对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现在不会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张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又不

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們的国家就毫无疑问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謂“絕對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羣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專政。

我們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說：“我国同偉大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这种友誼將繼續发展和巩固”。

應該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誼呢？还是應該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誼呢？宪法明明写着“繼續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張，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張。孙先生的致苏联遺書，現在我們讀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綫。

中苏团結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沒有中苏兩国的巩固团結，世界和平就沒有可靠的保證，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災难。所以我們主張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結。

右派同我們不一样，他們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羣众，要挑起中苏之間的不和。他們的言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的論調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說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們贊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

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们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现,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们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宪的,是不容许的。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见,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以后,我们同右派年年有斗争,事事有斗争,不过规模不象今天这样大罢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反复的斗争。人民对于谁是敌人,敌人的斗争方法是怎样的,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知道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到六万万人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现在只有八年,从一九五三年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时间很短,社会主义革命却在锣鼓和欢呼的声音中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们只在经济上过了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许多人尚未过关。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是很熱心的，願意為之堅決奮鬥的，但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雖然願意接受，却並不那樣熱心了，並不那樣願意為之堅決奮鬥了。這就使得右派覺得他們的思想還有市場，於是他們敢於翹起尾巴，猖狂進攻。

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但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階級鬥爭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的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很長的過渡時期中，剝削階級的殘余及其影響只能逐步消滅。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鬥爭還是會繼續着，甚至還出現過象匈牙利事件那樣嚴重的鬥爭，至於國際範圍內同帝國主義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成但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鞏固但還沒有完全鞏固。我國國內還有台灣沒有解放，還有為數不多的反革命分子，還有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余，國外還有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時時刻刻企圖顛覆我國的人民政權。在人民內部，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至於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更會長期存在。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但是少數右派分子卻反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決不甘心放棄剝削，他們夢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要為此作最後的掙扎。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輕視的，他們有財產，有知識，有一定的管理和組織的能力，同國內外反动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進行政治鬥爭甚至武裝鬥爭的經驗。所以，我國還會有長期的階級鬥爭，而且這個鬥爭有時會採取很尖銳的形式，這是肯定了的。

如果以为剝削階級既然已經基本消灭，大規模的羣众性的階級斗争的时期已經結束，因而我国就沒有階級斗争了，那就錯了。

此次右派的猖狂进攻，告訴我們：思想改造工作，过去虽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整个說来，不是做多了，而是还做得不夠，还做得不很好。許多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还需要学习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們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地沒有完成，我們还必须繼續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們培养了一批政治教师，这是一个成績。政治教师的絕大部分，在这次右派的猖狂进攻中，能夠站穩立場，这是可喜的。政治教育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經過了这次实际斗争，这种缺点就有改正的希望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同資本主义的教育不同，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自己的灵魂，离开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进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把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結合起来。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件难做的工作。各級教育部門和学校教师要同政治教师在一起，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做好。輕視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师，是完全錯誤的。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是对資產階級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都是資產階級的东西。任何資產階級政党決不願意号召別人来揭露自己的錯誤。这件事只有工人

階級的政党才敢做。只有工人階級政党，才能反对和除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提出了許多宝贵的意見。这些意見受到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欢迎。这些意見中有一部分帶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緒，但仍然是有益的意見，是同右派的謬論根本不同的。我們必須仔細分別香花与毒草。我們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放手发动批評和自我批評，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錯誤，是我們所要長期坚持下去的工作方針。我們应当看到，我們正在做着前人沒有做过的偉大事业，虽然成績很大，但錯誤和缺点必不可免。我們一时一刻也不要驕傲。我們应当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点，使我們的祖国更快地繁荣起来，富強起来。我們的无数先烈，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粉身碎骨。想起他們，我們就感动得流淚。我們有什么理由，隱瞞自己的缺点錯誤，不肯改正自己的缺点錯誤呢？右派必須无情批判，整风运动必須坚决繼續进行。

## 決不容許動搖党对教育事业的領導

楚 欽

右派分子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領導的攻击是毫不放松的。他們說：“党不應該領導教育事业，要实行民主治校”，“党不能領導教育事业，共产党把学校办糟了。”甚至有的右派分子竟猖狂得不可一世，公开“宣布”撤換黨員校長、撤換团支部書記、撤換工会主席等，无遺地暴露了他們企图篡夺教育事业領